

吳欣慈 把五官抹走



藝評
渡邊亮

走在路上，人們或在閒逛，或在趕路，均匆匆忙忙沒有停步，迎面而來的，只是一張張沒有表情、絲毫不帶半點情緒詮釋的臉孔，你無法對誰留下印象，誰也無法對你留下印象。這就是香港。

不想批判什麼，或許在別人眼中，自己也是這樣子。在吳欣慈的個人展覽「閉上眼睛」，畫中人也沒有五官輪廓，你無法從中獲取其情緒的任何訊息；他們有的身穿中國傳統鳳凰長袍，頸中掛着英式伊利沙伯時期的衣領，但在吳欣慈細膩的筆觸下，卻沒有帶來滑稽甚至衝突的效果，好一個中西合璧的景象，生活在華洋雜處之地的觀眾，相信能輕易看出共鳴。

創作回溯港人身份

吳欣慈是居住紐約多年的本地藝術家，在香港出生的她，曾輾轉於德國斯圖加特國家美術學院和紐約視覺藝術學院，修讀美術，雖然長年接受西方教育，但創作藝術時，卻多番回溯自己的香港人以至中國人身份和特質，後來就有了「閉上眼睛」這系列跟本地藝術作品味道迥異的畫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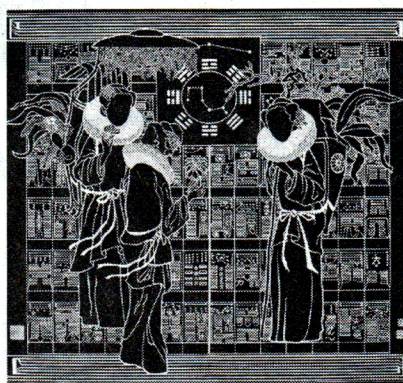
在眾多鋼筆水墨作品中，讓筆者印象最深的，要數《探索》，背景為多張排列整齊的道教符咒，乍看之下也像藥材店的百子櫃，三位背着包袱的麻布衣人，分明是煉丹術士，其頸上圍着的英式衣領，為他們添上幾分神秘和詭譎色彩，而道教的八卦符號，看起來好像線條簡單的國旗，為作品增添融合中西古今的元素。主題方面，道士尋仙藥煉丹、畫符咒辟邪，其實出於人對死亡、將來產生恐懼，希望加以控制，儘管可能只是心理慰藉

，這道出香港人對前景不安，回歸至今，仍然時刻尋找定位和發展。

吳欣慈刻意為畫中人抹走面容，又同時讓他們穿上唐裝和西服，隱喻香港人表面上得到中西文化裝飾，內裏卻有身份危機。好像點題作《閉上眼睛》，那位穿上旗袍、頭戴精緻頭飾的女子，伸起雙手到處摸索，猶如玩着遊戲「耍盲雞」一樣，不就是找尋自我身份的比喻嗎？同系列還有《禁·二》，女子把左手手指擺在口前，到底是在提醒別人肅靜，還是正在忍氣吞聲？一如其他畫作，女子面無表情，動作意思任憑觀眾猜想。



■ 《禁·二》



■ 《探索》

《九龍皇帝》的政治意向

另外，《宗祖像·四》和《皇后和皇帝系列·壽》，人物都是一對穿着官服的皇族顯貴，好像古時的太公婆像留影，只是兩人均沒了臉，感覺就有點邪裏邪氣。對了，在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舉行矚目世紀婚禮的今天，曾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我們看見畫作，不知對此又有多少聯想？

現於太古坊 ArtisTree 當上展覽主角的曾灶財，吳欣慈也特意為他創作了《九龍皇帝》，但卻以嚴謹的篆書體取代其獨特的毛筆書法美學，表現出來的效果立即變得很不一樣。從前曾灶財為宣示主權，在港九各處留下塗鴉烙印，可見吳欣慈的《九龍皇帝》在「閉上眼睛」的脈絡中，同樣表達了政治意向。

由於「閉上眼睛」所有作品全以黑白單色為主調，加上畫中人沒有面孔，氣氛頗為詭異。筆者反覆問了自己好幾遍，為什麼會對這些欠缺表情的熟悉畫面感到害怕？拒絕表態的筆者，通過電腦熒幕反映，彷彿看見自己的五官，逐漸模糊了。